

研究院丛书

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贵州的实践丛书之八

贵州多元宗教研究

GUIZHOU DUOYUAN
ZONGJIAO YANJIU

梅 军 吴秋林 编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多元宗教研究 / 梅军, 吴秋林编著.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7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贵州的实践丛书 /
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丛书)
ISBN 978-7-5647-0869-6
I. ①贵… II. ①梅… ②吴… III. ①宗教—研究—
贵州省 IV. ①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0235 号

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丛书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贵州的实践丛书之八

贵州多元宗教研究

梅 军 吴秋林 编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159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编辑: 万晓桐
责任编辑: 万晓桐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四川墨池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mm×260mm 印张 7 字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0869-6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8003。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贵州的实践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杨昌儒

副主编 石开忠（常务） 李平凡 陈玉平 龙耀宏

颜 勇

顾 问 郝桂华 高万能 吴大华 黄 平

编委会

主 任 徐 飞

副主任 杨昌儒

委 员 石开忠 李平凡 陈玉平 龙耀宏 颜 勇

序

现代政党执政，无论在任何领域，都须有理论的支撑。而任何理论，在实践中，都有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在贵州甚至于全国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历史的真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由于少数民族分布地域广，人口多，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特殊的国情，方能有效治理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伟大的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特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调整政策，使民族理论政策日臻完善。从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到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较好地处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提供了重要保障。

今天，我们认真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关系中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进程，把握不同领域不同时期的工作特征，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贵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与贵州民族学院在 2005 年共同组建的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首先对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在贵州的实践这一重大课题展开研究，组织了众多专家学者，从区域自治、人口政策、经济工作、民族工作、民族语言文字、宗教、民族文化、民族教育、民族传统体育、民族医药卫生等十个方面多角度、宽领域讨论了不同时期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在指导贵州革命与建设的利与弊、得与失。以广阔的贵州历史为背景，厘清了历代统治者民族政策的经验教训，在这一基础上彰显了党的民族理论的光辉、政策的伟大。

贵州的历史告诉我们，历届中共省委、省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指导下，结合贵州实际，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带领全省各族人民极大地推进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贵州各民族的和谐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功不可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贵州历史的写照。

感谢贵州民族学院的各位专家，是你们在百忙之中，为此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感谢主编杨昌儒同志对此书的悉心指导和安排，我愿与你们一道继续为贵州民族事业的发展，为贵州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是为序。

徐 飞

二〇一一年元月八日

执政为民的一种诠释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贵州的实践丛书》总序

2005年，贵州民族学院与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姻的一个成果——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成立。学校命我出任院长，当我和黄平副主任走上主席台，从吴嘉甫副省长的手上接过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的牌匾时，面对幽深的摄影镜头，我感觉到其间的分量与责任。郝桂华主任对民族科学研究院寄予很大的希望，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民族科学研究院班子成员座谈。黄平副主任多次带着李平凡所长、颜勇主编到贵州民族学院商讨科学研究事宜。

根据郝桂华主任的指示精神，我们在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的《贵州民族工作五十年》编辑思路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在贵州的实践”的研究意向。黄平副主任在听取我们的汇报之后，充分肯定了该课题的研究意义，并要求民族科学研究院提出详细的研究大纲。我们把丛书的大纲提交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与会的领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就研究工作的宗旨、原则作了具体的指示，对研究应达到的目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08年徐飞副主任分管此项工作后，多次听取民族科学研究院的汇报，并指示我们再对大纲进行一次认真的思考，力争出精品。根据徐飞副主任的意见，我们曾试图将丛书改为一本书，在反复磋商之后，感觉到用一本书的篇幅很难完成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贵州的民族工作实践的梳理，只好又回到丛书的编写体例中来。通过这样反复的研究之后，我们对原来的大纲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个丛书体例。

为了确保研究工作有序开展，我们组建了丛书编辑委员会，下设学术委员会和联络协调办公室。大概因为我是民族科学研究院院长的缘故，大家推我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丛书主编，学术委员会成员由杨昌儒、石开忠、李平凡、颜勇、龙耀宏等组成，石开忠博士学成归来，担任民族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自然也就是本丛书的主要策划人和联络协调办公室的主任了。

研究工作是采取课题负责人制度展开的，由有相关专题研究旨趣且有一定研究成果的专家自愿报名，学术委员会审定，明确课题负责人，然后由课题负责人自行组织研究班子。这些课题是：“贵州民族区域自治研究”“贵州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贵州民族研究工作研究”

“贵州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研究”“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研究”“贵州民族教育研究”“贵州民族经济工作研究”“贵州民族宗教工作研究”“贵州民族文化工作研究”“贵州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研究”“贵州民族医药卫生工作研究”。各专题的同志们起早贪黑、日以继夜地工作，在各大图书馆和网络图书馆之间奔波，一些专题的学者还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成就了这套《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贵州的实践丛书》的出版。

因为第九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将在贵州举行，我们试图把这套丛书作为献礼。如果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国内同行们能够关注本丛书，并认为是一种礼品，那将是我们贵州省民族学界的荣幸。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显然，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实践性就成为其首要的特点。因此，回望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在贵州的实践，讨论其利与弊、得与失，对于丰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进一步做好贵州省的民族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在策划本丛书时的旨趣所在，我们要求各专题在描述事件发展进程时，要用学理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不回避问题，并尽可能地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如果说需要说明专题的特色，我想，这就是本丛书特色。相信本丛书出版后能够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产生应有的效果。

回望中国共产党在贵州执政以来的历程，我们惊叹民族理论的魅力。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指导下，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正确贯彻执行民族政策，各民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以不懈的努力推进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努力缩小与先进发达地区的差距。贵州省 18 个世居民族都从各自的起点上，大踏步地前进，各民族空前团结，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虽然横向比较贵州仍然处于“欠发达、欠开发”状态，但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可谓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在贵州民族学院从事民族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近 30 年，以往只是针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做过专题研究，如此全面而又系统地梳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在贵州的实践过程，尚为初次尝试。此次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感受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在实践工作层面的浸润并发挥其指导作用的过程，对于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当是有幸之至。身为本丛书的主编，写下这些文字权且作丛书来历的一个交代。今后，我将与同行们以及我的学生们一道，继续探讨贵州的民族问题，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为民族平等与团结鼓与呼。

是为序。

杨昌儒

2010 年 3 月 20 日于花溪河畔觉悟斋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贵州宗教的研究现状	1	
二、研究方法	2	
三、研究意义	4	
四、贵州概况	4	
第二章 贵州的民间宗教文化概述	6	
一、巫鬼信仰	6	
二、祖灵信仰	15	
三、山神信仰	22	
四、雉坛信仰	27	
五、侗族的“萨坛”信仰	32	
六、布依族的人文神信仰	35	
七、水族的石头信仰	37	
八、土地神灵信仰	38	
第三章 贵州的制度性宗教	47	
一、贵州的佛教	47	
二、贵州的道教	48	
三、贵州的伊斯兰教	50	
四、贵州的天主教	51	
五、贵州的基督教	52	
第四章 贵州的宗教与社会生活	54	
一、贵州的宗教与政治	54	
二、贵州的宗教与经济	60	
三、贵州宗教与文化教育	65	
第五章 贵州多元宗教共存的原因探析	74	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贵州多元宗教共存的原因探析	74	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贵州多元宗教共存的原因探析	80	

第六章 多元宗教共存对贵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85
一、和谐社会及其内涵	85
二、宗教和谐与社会的关系	87
三、多元宗教和谐共存对构建贵州和谐社会的影响	89
参考文献	94
论文	94
著作	97
后 记	100

第一章 导 论

一、贵州宗教的研究现状

就目前所搜集的资料来看,对贵州宗教进行研究的不是很多,但对各种宗教都有所涉猎。王路平的《贵州佛教史》^①论述了唐宋贵州佛教的兴起和传播,元明贵州佛教的发展,明季贵州佛教的鼎盛,明末清初贵州佛教思想家的出现,近现代贵州佛教的衰落和复兴,贵州佛教的特征等内容。此外王路平还撰写数篇论文对贵州佛教进行了介绍和评述。邢飞的《明代贵州道教简论》^②对明代贵州的道教作出一个简单的论述。黎铎的《明代宗教政策与贵州道教》^③从国家政策的视角分析了明代贵州道教昌盛的原因。庾修明^④撰文探讨了贵州民间道教与傩坛的关系。纳光舜的《新月之光——贵州伊斯兰文化》^⑤系统地介绍了贵州伊斯兰文化形成与发展、表现形式以及传播过程。纳光舜的《贵州清真寺建筑艺术》^⑥对贵州穆斯林的活动中心——清真寺的建筑风格进行了剖析。林芊的《石门坎现象:对清末黔西北苗族地区基督教传播的思考》^⑦对清末基督教在黔西北苗族地区迅速传播的内外部原因进行了探究。程印学^⑧撰文分析了清政府的宗教政策对基督教在贵州民族地区传播的影响。东人达^⑨、母进炎^⑩、吴道军^⑪等人也对贵州基督教的各方面进行了探讨。文永辉的《从宗教市场论视角看天

① 王路平:《贵州佛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邢飞:《明代贵州道教简论》,《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1期。

③ 黎铎:《明代宗教政策与贵州道教》(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

④ 庾修明:《贵州民间道教与傩坛》(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贵州民间道教与傩坛》(下),《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期。

⑤ 纳光舜:《新月之光——贵州伊斯兰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⑥ 纳光舜:《贵州清真寺建筑艺术》,《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⑦ 林芊:《石门坎现象:对清末黔西北苗族地区基督教传播的思考》,《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⑧ 程印学:《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与基督教在贵州民族地区的传播》(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⑨ 东人达:《论近现代黔滇川基督教运动中的主体作用》(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

⑩ 母进炎:《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本世纪初至四十年代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在贵州赫章、威宁的办学活动考察》(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

⑪ 吴道军:《黔西北地区基督教内地会传播史略》(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

天主教的“处境化”——以贵州瓮安县草塘镇为中心的人类学调查》^①认为，正是农村大量的天主教徒具有极深的民间宗教信仰背景，从而使天主教的高度处境化能自然地进行。站在宗教市场论的视角看，这恰好说明潜在的信徒在尽量多地保留原有宗教资本的情况下，更易接受天主教这一新的宗教产品，这为天主教占领市场提供了极大的动力。秦和平的《关于清代川黔等地天主教童贞女的认识》^②论述贞女在家修行的由来、内容及特点；分析修行方式的变化与缘由，以及对于传教活动产生的部分后果；进而从当时教外人的视角认识贞女的修行行为，揭示清末四川、贵州等地持续爆发教案的重要原因。明秀丽^③、林建曾^④等人对天主教在贵州传播、发展的历史及特征进行了介绍。吴秋林的《众神之城》对众多的民族民间宗教信仰进行了系统的挖掘，认为贵州“是一块多种‘神’、多种‘灵’、多种‘鬼’、多种‘怪’都和平共处的地方。是众灵之城！”康文籍^⑤、周国茂^⑥、潘成义^⑦等人也对贵州的民间宗教进行了探讨研究。此外，陈晓毅^⑧、郭娅^⑨对贵州青岩多元宗教文化共存进行了研究。周松柏^⑩、李淦^⑪对贵州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及其开发进行了探讨。

二、研究方法

就方法而言，本研究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作为根本的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这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运用民族学、宗教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从多方面、多角度对贵州多元宗教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在综合利用文献法和田野调查法进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资料进行详尽的分析，系统地论述贵州多元宗教格局的历史形成、发展与变迁的轨迹，为我国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共处提供了一些理论上的认识和实践中的做法。概括来说，采用的主要方法有：

（一）文献研究法

记载有民族文化资料的历史文献和其他各种文献，如其他民族学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所

① 文永辉：《从宗教市场论视角看天主教的“处境化”——以贵州瓮安县草塘镇为中心的人类学调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5期。

② 秦和平：《关于清代川黔等地天主教童贞女的认识》（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③ 明秀丽：《天主教在贵州的早期传播》，《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④ 林建曾：《试析近代贵州天主教的发展及其传教特点》，《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⑤ 康文籍：《干塘苗寨民间信仰田野调查报告》，《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23期。

⑥ 周国茂：《贵州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观念溯源》，《民间文化》2001年第1期。

⑦ 潘成义：《试论贵州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⑧ 陈晓毅：《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⑨ 郭娅：《贵州青岩宗教多元共存的社会功能探讨》（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⑩ 周松柏：《贵州佛教寺院旅游价值述评》（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⑪ 李淦：《贵州宗教文化旅游开发初探》（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形成的文献资料,是开展民族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我们的老一辈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在做研究时,都非常重视田野调查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的紧密结合,尤其十分讲究文献的整理和归纳。为此,本研究拟对有关贵州宗教的历史文献及其他学者关于贵州宗教的研究成果等资料进行广泛搜集和对地方史料进行细致整理,力求在前辈专家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探讨新的问题。

关于贵州宗教的文献资料以旧志如《贵阳府志》《大定府志》《镇宁县志》《安顺府志》等;新志如《贵阳市志·宗教志》《贵州省志·宗教志》等为主要部分。还可以在各类图书馆查阅如《贵州通史》等史书有关宗教方面的记载以及前辈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掌握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到州、县一些部门查阅有关档案记载、统计材料等资料,然后对搜集的资料进行了整理、核实,做到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调查资料真实、准确、可信,这些资料的运用可以勾画出各种宗教在贵州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 田野调查法

田野调查即实地调查或实地考察,又称田野工作,是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本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田野调查点,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住居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正如美国人类学家 R.M.基辛所说的:“实地考察是一种深入的洞察。当一个人投身到另一种生活方式之中时,他就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透视自己,透视自己的生活方式,透视人性。实地考察是一种深刻的经验,很不舒服,有时甚至令人精神崩溃,但收获却很丰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浸润在一个民族之中。人类学家并不研究人类的大量的样本,而是尽可能地进入人类的一个小型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个小型群体将成为整体的一个缩影。人类学家学习他们的语言并尽力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学习是通过参与观察来进行的,即一边观察新的生活模式,一边也以此模式生活。”^①本研究的田野调查以贵州各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活动以及佛教寺院、道观、清真寺、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为目标,以可能接触到的所有人,包括从事民间宗教信仰活动的祭师、佛教信徒、道士、穆斯林、基督教徒、阿訇、牧师、管理宗教的政府官员、非宗教信徒等为访谈对象或者观察对象,我们则以“本地人”的身份介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并且试图尽可能客观地观察当地人们在宗教文化生活领域中的活动,考察这些领域所展示的宗教文化特点及其变迁趋势。

(三) 比较法

由于贵州多元宗教格局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既有纵向联系又有横向关系的复杂动态过程,因此,本研究主要运用纵向比较研究与横向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贵州多元宗教格局的历史形成与发展的基本问题。通过纵向比较,探讨贵州地区多元宗教格局形成、发展与变迁的规律性;通过横向比较,研究同一时期各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

^① (美) R. M. 基辛著,甘华鸣等译:《文化·社会·个人》,沈阳: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17页。

三、研究意义

本研究题为“贵州多元宗教研究”，其意义有：

第一，我国学术界对宗教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大多数成果都是关于某个宗教的阶段性变迁过程或者某个地区单一宗教的发展变化的研究，而对一个地区多元宗教格局的形成、发展与变迁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由于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大多数地区基本上都是多种宗教共存，各种宗教之间不断地发生互动，从而对各民族的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进而直接决定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本研究运用民族学、宗教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从多方面、多角度对贵州多元宗教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在综合利用文献法和田野调查法进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资料进行详尽的分析，系统地论述贵州多元宗教格局的历史形成、发展与变迁的轨迹，据此探讨多民族杂居地区宗教文化的整体结构性变迁问题，为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共处提供理论支撑。

第二，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文化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发展轨迹和演进模式。但实际上，目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的文化都不是一种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多种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吸收而形成的。本研究的地域是西南地区多民族杂居的贵州省，研究的对象是该地区的多元宗教文化，除了拥有丰富的民间信仰文化外，还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5种制度性宗教。通过对这一地区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共存的研究，探讨不同宗教在相互接触、传播和演变过程中的变迁趋势及规律性。这对于正确处理我国各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各民族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世界上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体或国家和平相处具有一种范式作用。

四、贵州概况

贵州省简称“黔”或“贵”，省会为贵阳市，位于中国西南的东南部，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北接四川和重庆，全省东西长约595千米，南北相距约509千米，土地总面积为176167平方千米，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全省现辖贵阳、六盘水、遵义、安顺4个地级市和黔东南、黔西南、黔南3个自治州以及毕节、铜仁两个地区，共有56个县、11个自治县、9个县级市、10个市辖区、两个特区和691个镇、506个乡（其中含252个民族乡）、104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为3793万人。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呈三级阶梯分布。第一级阶梯在西部大方县、织金县、普安县等地以西，平均海拔1500米以上；第二级阶梯从大方、织金、普安一线向东到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南县、江口县、三穗县、锦屏县、榕江县等地以及南部荔波县、罗甸县的北界这一线的中间广大地区，海拔800~1500米；第三级阶梯从沿河到荔波、罗甸北界一线的东部和南部边缘地区，平均海拔800米以下。贵州地势起伏较大。从面上看，最高地区是西部的威宁，平均海拔2166米，最低地区是东部的玉屏，平均海拔541米，两地海拔相差1625米。从点上看，最高点在西部赫章县的韭菜坪，海拔2901米，最低点在东南部黎平县水口河出省处，海拔只有148米，最高点与最低点海

拔相差达到 2753 米。

贵州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全省地貌可概括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三种基本类型，其中 92.5% 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山间小盆地仅占 7.5%。境内山脉众多，重峦叠峰，绵延纵横，山高谷深。北部有大娄山，是赤水和乌江的分水岭。东北部有武陵山，是乌江和沅江的分水岭，主峰为梵净山，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部有乌蒙山，为北盘江、乌江、赤水河和牛栏江的分水岭，最高峰是韭菜坪，其景观被称为“天上石林”。中部有苗岭，山脉呈东西走向横亘贵州中南部，是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分水岭，主要山脉是雷公山，被誉为中亚热带宝贵的“物种基因库”。

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贵州总人口有 3524.77 万人，共有 56 个民族成分。其中，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白、回、壮、蒙古、畲、瑶、毛南、仫佬、满、羌 18 个民族为贵州的世居民族。在全省总人口中，汉族占 62.16%；少数民族占 37.84%。在少数民族人口中，苗族为 476 万，占总人口的 12.00%；布依族为 310 万，占总人口的 7.94%；侗族为 180 万，占总人口的 4.62%；土家族人口为 158 万，占总人口的 4.06%；彝族为 84.36 万，占总人口的 2.39%；仡佬族为 55.9 万，占总人口的 1.59%；水族为 36.97 万，占总人口的 1.05%；白族为 18.74 万，占总人口的 0.53%；回族为 17.87 万，占总人口的 0.48%；壮族为 5.21 万，占总人口的 0.15%；其他世居民族所占比例较小。

贵州的民族在分布上具有多民族交错杂居和一些民族成片聚居的特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华夏族系、氏羌族系、苗瑶族系、百越族系的各民族及蒙古、回、满等民族于不同时期、从不同方向进入今贵州，逐渐形成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汉族分布以黔中、黔北、黔西北为多；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黔南、黔西南、黔西北和黔东北；布依族主要分布在黔南、黔西南、黔中；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和黔东；土家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北和黔北；彝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北和黔西；仡佬族主要分布在黔北、黔西北和黔中；水族主要分布在黔南；回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北、黔西南和黔中；白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北；瑶族和壮族主要分布在黔南、黔东南；畲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和黔南；毛南族主要分布在黔南；满族、蒙古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北；羌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北。

第二章 贵州的民间宗教文化概述

贵州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白、回、壮、蒙古、畲、瑶、毛南、仡佬、满、羌 18 个民族为贵州的世居民族。纵观这些民族的宗教，可以说分布纷杂、类型多样，各呈特色，既有制度化、系统化的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又有最具普世型，最具乡土特色的民间宗教信仰以及带有一定原始色彩的宗教信仰和崇拜，总体上呈现多元共生的状态。由于民间宗教信仰带有很强的混合性和散漫性，是一类综合宇宙观、人生观，融合神灵、祖先、鬼魂、精灵等“杂神信仰”崇拜系统，同时还包含了大量的仪式、个人宗教实践以及占卜、巫术、符篆（包括医药及神物迷信）、咒语等宗教行为在内，根植于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并随同家庭、个人而又有不同的信仰取向。因此，我们很难从宗教分类学的角度对民间宗教进行分类。不过，考虑到学术研究的方便，我们仍然可以根据民间宗教的一般形式和特点，以贵州民族民间信仰文化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其加以大致的类型划分。

一、巫鬼信仰

贵州现有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属氏羌、百越和苗瑶三种类型。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但炽热的祖先崇拜、深厚的鬼神观念、巫风盛行却是共同的，尤以氏羌、苗瑶等部族为甚。《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栾。禹攻云雨，有赤石焉生栾，黄本，赤枝，青叶，群帝焉取药。有国颡顼，生伯服，食黍。”《海内西经》谓：“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爽寗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大荒西经》称：“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以此升降，百药爱在。”所谓云雨山、灵山皆巫山之异名。诸巫之中，彭、抵、阳、谢、罗为巴濮族之大姓，皆氏羌族系。《大荒南经》谓：“有载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载处，是为载民。巫载民盼姓，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稿，食也。”而《海外南经》则谓载（即黎人）国在三苗国之东。^①由此可知我国西南的氏羌苗黎等部族中巫风更盛。

在贵州的民族民间信仰文化中，有巫鬼信仰文化事象的民族不少。可以说，鬼这一文化事象可能是所有走过巫文化阶段的民族和族群所共有的。我们在贵州民族民间信仰文化调查中就看到和感受到，鬼是人们信仰生活中的一大话题。但像苗族这样“严肃”地把鬼作为一种主要信仰对象来把握的民族，则少之又少。在苗族的信仰文化中，特别是其祈祷性仪式的那一部分信仰文化中，非巫鬼性的信仰也是丰富的，但其巫鬼信仰，才真正是苗族人的特色信仰，是其他民族不可替代的信仰文化。

^① 钱安靖：《试论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的关系》，《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78页。



在苗族的一切的信仰行为和观念中，鬼的观念和巫的手段，都是无所不在的。苗族的巫鬼信仰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鬼系统；二是鬼师；三是行巫行祭的仪式；四是巫辞和祭辞。鬼系统是其信仰文化的精神观念依据。鬼师是苗族信仰文化中人鬼世界的中介，或者说是信仰文化中人与鬼交流的执行者。行巫行祭是苗族实现其信仰文化的过程和方式。巫辞和祭辞是苗族信仰文化特殊语言，或者说是其信仰文化的典籍和文献。

在苗族的巫鬼信仰中，最老的鬼是从一群蛋里生出来的。我们在雷山县得到的关于鬼是如何产生的神话是这样的：

古时，乌纫你公，乌纫金奶，他俩开天辟地已成，乌纫你公就往前方走，经商做生意去了。乌纫金奶坐等三年满，三载圆。

公没返回来，奶提水包米前去找。下游找不到，上游遇不着。找至冲旁，寻到沟边。碰见芦笙竹，闻到了筋竹。奶开腔问道：“你们认识乌纫你公不？他去哪儿经商，走哪里经营呢？”

芦笙竹答话，筋竹来回音：“我们不认识乌纫你公，也不认识你乌纫金奶。不知他去何方经营，也不知他走何地经商。”

就这样，奶深感气愤，来砍芦笙竹，来劈筋竹子。芦笙竹以贾来辩驳，筋竹提理来辩护，奶啃贾不动，吞理不没。奶给竹子内部填铜钱，外部捆铁丝。芦笙竹成节节，筋竹成筒筒。

奶又找到了河坝，寻至沙滩，遇见花蝴蝶，碰上舔水虫，围住水獭和鱼屎。奶提问道：“你知晓我公的身躯，认识我公的尸骨不？”

蝴蝶答话，水虫应声：“我们不闻你公身躯，也不闻你公尸骨。”

奶很气愤，往南捶三鞭，死了三千，往北敲三棒，死了三万。

蝴蝶来讲理，水虫来辩论：“我们闻水獭鱼屎；不闻你公身躯、尸骨。你的脚乱踩我们；手瞎捶我们。”

以贾来摆，以理来论，奶啃贾不动，吞理不没。奶去南方运来丝绸，走北方运来缎子。来补水虫的尾巴，来贴蝴蝶的翅膀。白色的补成白，黑色的补成黑；黄色的补成黄；紫色的补成紫。蝴蝶变成两节尾巴；水虫变成双层翅膀。

蝴蝶和水虫把话说：“你这位奶把我们的翅膀和尾巴都通通补好了，我们来跟你讲，公下到下游乌纫你；上至上游乌纫金，去居心不良，去生意不善。别人宰公身，断公气。落气在乌纫你下游，死亡在乌纫金上方。你回去家中，转去家里。等到正月间，待到二月里，你去河中浪头陪伴，走沙滩河旁会亲。你公远从乌纫你下游走来，遥从乌纫金来到。风从南方吹，你的臀部就朝南方摆；风从北方刮，你的臀部就往北方移。”

就这样，奶就转回屋，退回家。等到正月，待到二月。奶去河中浪头陪伴，走沙滩会亲。奶身体形变双层，肚腹呈双槛。腰带围不周，衣带系不拢。去河边产，害怕三泼大水。走岸上生，害怕三泼大霜。奶爬到吉杉九桠，上至老松七枪，用巴茅作垫，以夏茄做盂。奶产下十二个宝，十二颗蛋。奶孵了三年满，三载圆。既不育儿，又不发幼。奶无奈，跨一跨，步一步逃出去。

姜央主义妙，藏在蛋壳里说话：“你孵三夜就出生，丢掉三夜都败坏。世上无人人类。”

奶答话来说：“我已逃出了窝边，跳出了筐沿。我跨出一步，跃走一脚。手化冷，掌变辣。转孵就不生儿繁子。”

这样，才喊老岩鹰来孵，唤老鸽子来抱。孵了三天满，抱了三夜圆。就变成了十二颗黑

蛋和花蛋出来。

红的去成雷，
 兰的去成姜央，
 长形去成蛇，
 花斑去成虎，
 黄的去成十九女井妖，二十男井魔，
 白的去变成三个地神；
 黑的去变成十三个女神黑脸，十三个妇神乌面；
 乌的去成二十个护山神，二十家护梁仙；
 怪的去成横脐单独，十七个同龄魔，十七个同龄妖；
 灰的去成骆驼、大象；
 朱色的成野猪和山羊。”

在这些蛋中，一种蛋变成了人，这就是苗族的始祖姜央。有5种蛋变成了动物。黄蛋、白蛋、黑蛋、乌蛋、怪蛋，加上红蛋，通通变成鬼。

这应该是苗族人自然鬼的起源神话，但这并不是苗族祖先鬼的起源神话，这六个蛋中，并没有祖先鬼的影子。苗族祖先鬼的起源有另外的神话表述。

乌仂你公怎样变成鬼的？是因为公去偷砍别的银柱和金柱。别人就来追查公，公害怕就逃回到半路。有位养公，放出一对科力记，来到途中等。割成一眼岩硃，上面按一块大石板，下面按一根弹棍。等了三天三夜，乌仂你公才来到那个地方。

那对科力记赶忙说道：“公，我俩遇到一颗石头生蛋和鱼被粘胶，野雀钻鱼笼。”

公回话说：“我六七十岁人，下游我到上上游我打转。未遇石头生蛋，鱼儿粘胶，野雀去钻进鱼笼。你俩小小的科力记，前天才生，前夜刚诞，你俩遇到这些，你们带我去看。”

两个科力记指手着说：“在那里面，你老人家各去看。”

就这样，公亲自钻那口岩洞去，拿手去摸看那根弹棍。落下那块大石板把公压死了。公的头发去变成巴茅草，眉毛变成夏茄草，头去变成山巅山岭，肠子去变成水，脑水去变石灰，小腿骨去变成山梁和山坡，口气去变成火气和大风，心脏去变成下游大王，肾藏去变成上游大王，一口牙齿去变成三个外面多舌口咀鬼，三个家中多舌口咀鬼，舌头去变成三个吵嘴鬼，三个好斗鬼。

这里说苗族的男性创世神乌仂你公也因为死亡而把自己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鬼。这也就是苗族祖先鬼的源头。

在台江县的苗族神话中，苗族鬼也是从一群蛋里出来的，只不过它不是由苗族造天造地的创世者生下的蛋，而是苗族的六世祖“相告”的女儿“留相”和“榜相”所生下蛋形成的。

在台江，据说苗族的第一世祖先名叫“秋纠”。从秋纠往下数是，友秋——洗友——呆洗——告呆——相告。

到相告时，他没有儿子。一次，他在大枫树的洞中发现了两个女孩，于是就把这两姊妹作自己的女儿，取名为留相、榜相。

这两个苗族的女性祖先，一共生下了十六个蛋。

在这十六个蛋中，变成人的蛋有六个。黄蛋变成了昂（人），透亮蛋变成了拉（人），白蛋变成了白人，朱红蛋变成了红人，黑蛋变成了黑人，蓝蛋变成了蓝人。其中的“昂”和“拉”

是苗族的祖先，并且苗族人的世系又从这里往下接续，昂留——所昂——拢昂——拢所——立拢——基立……往下数。在台江县，有人能从昂留起数至42代的。而“拉”被视为另一支的祖先，不在这一支系里。

有五种蛋变成了动物。蓬松蛋变成了水牛，褐色蛋变成了黄牛，花蛋变成了虎，乌红超蓝条花蛋变成了龙，长蛋变成了蛇。

剩下的五个蛋变成了一共13个鬼怪。

这就是在台江县的苗族神话中表述的苗族原始鬼，苗族的鬼就是从这里开始，逐渐形成今天苗族人的鬼世界和鬼世界观的。在苗族中，鬼有“善鬼”与“恶鬼”之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从以上的两个苗族神话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1. 苗族的鬼是苗族人的创世主创造出来的。
2. 苗族的鬼是与苗族人的人类始祖一起诞生的。
3. 苗族的鬼与苗族人的人类始祖是同胞。
4. 苗族的鬼也同人一样，是受自然精气之孕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5. 苗族的鬼也能与人类一样在世界上建构自己的世界，而不是人的影像。
6. 苗族的鬼从一开始就有好鬼和坏鬼之分。
7. 苗族的鬼与苗族人的关系是从苗族人创世之时就建立的，而不是什么因素后加的。
8. 苗族的鬼的基本群体和基本性质在他们出现时就既定了。

说苗族的鬼是苗族人的创世主创造出来的，这可能很好理解。在雷山苗族的神话中，鬼是苗族的创世祖乌勿你公（男性）和乌勿金奶（女性）共同制造出来的。他们在创造好天地之后，创世祖乌勿你公外出，并死在外面，创世祖乌勿金奶四处寻找乌勿你公，最后在大河的水中与乌勿你公的精气相会，生出了十二个蛋，其中的黄蛋变成了19个女井妖，20个男井魔，白蛋变成了3个地神，黑蛋变成了13个黑脸的女神，13个乌面的女神，乌蛋变成了20个护山神，20个护家的仙，怪蛋变成了横脐单独的17个同龄魔，17个同龄妖。

这里的“妖”“魔”“仙”“神”实际上就是苗族人的鬼，他们在翻译为汉语时，只是一种语言的修饰，而没有汉语的字面语意。

总计一共有142个鬼，再加上红色的雷鬼，共有143个鬼。

在苗族的另一个神话中，即台江苗族的神话中，苗族的创造生命形式的神话又有了变化，是两个从枫树中生出来的始祖女神生出了16个蛋，这16个蛋中，有五个蛋变成了一共13个鬼。

这个神话与前一个神话不完全相同，但有两点是不变的，一是女性始祖，二是蛋生。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后一个神话中的女性始祖，是苗族先民的第八代祖先，而不是创造苗族天地的创世祖。但这个八世女性祖先，又用蛋生的形式为苗族人创造和组合了一个新的世界。雷山的神话中创造的苗族的祖先是“姜央”，台江的神话中创造的苗族的祖先是“昂”和“拉”，并由“昂”承继了苗族的世系：昂留——所昂——拢昂——拢所——立拢——基立……这就像苗族人的“新生世”。不管其性质如何，都在创造苗族人祖先的同时，创造了一大群鬼，并在后来的苗族文化中，一直相伴。

“苗族的鬼是与苗族人的人类始祖一起诞生的”和“苗族的鬼与苗族人的人类始祖是同胞”这可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鬼是与苗族人的祖先一起诞生的，自然是苗族人祖先的同